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議解志

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議

臣桊禮記一書爲羣經之總滙其間兼言二代之制不無純駁之異而後儒立解大約推尋義理則易考釋名物則難惟後漢大儒鄭康成盧植二人得師說於不傳之餘深文奥解迥絕攀躋誠經學之大師聖門之宗子也有唐貞觀十四年增定孔廟從祀者凡二十二人而植與康成實在其列當時敕撰五經正義羣儒論議何

止百家諸臣考定同異至詳且晰從祀之典獨取此二十二人亦可謂是非之公矣代歷千年未之有改至明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議以盧植鄭康成等學未顯著罷其從祀逮我

聖祖仁皇帝推崇經學特復鄭康成之從祀而盧植大儒迄今未有議者夫植之解禮記雖無傳書據鄭志荅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則康成注禮亦嘗就問於植矣孔穎達唐世大儒其撰正義自謂望之許慎賀循而外南北諸儒若庾蔚賀瑒皇甫侃熊安生諸人莫不抉其疵謬疏其結轖而禮記疏中所根據于植者凡二十

九條皆與鄭氏顯然爲異而不敢少加評駁則植之於禮純矣粹矣焉得以學未顯著少之也夫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其大節在逃何進之辟避董卓之徵而植當漢綘衰微中人搆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幼主河津之閒造次必於忠義爲東漢宗臣第一暨乎卓議廢立楊彪袁隗之徒皆喬木世臣坐而結舌植獨抗論不回幾觸凶燄此非服膺聖教博習經訓者能若是見危不奪乎故荀爽推九家之易愽墨而就三公蔡邕正七經之文佞回而參論議未若植之勁節彪炳照耀史冊者也推其經術則如此條其行誼則如彼當復從祀無可

疑者我

皇上睿智聰明超越前聖凡儒生之攻苦皆青宮懋勉時所徧歷于傳經明道之言至爲粹美前儒得失皆在

聖心臣備職儒官與修三禮推求義類知羣言未立之初如幽室之求燭若非盧鄭二儒深切著明後學豈易藉手當此經學昌明之日而煌煌大儒不得與於千秋之俎豆豈非闕事乎敢申愚管之見干瀆　宸嚴無任戰兢凜慄之至

盧注禮記隋書經籍志十卷唐書藝文志有二十卷

唐初孔穎達撰正義陸德明撰經典釋文皆引其說

獨怪盧氏奕葉守相無有傳其業者則是書在唐時已亡今就孔陸二家中零章斷句有裨於經術者錄之所謂存什一於千萬也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盧本作走獸見釋文

毋固獲　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疏云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以爲然

僕展軨　軨轄頭轊也

爲其拜而蓌拜　盧本作蹲見釋文

國君不乘奇車　不如法者之車也

去國三世　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檀弓塡池　盧如字見釋文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

臣賓後則近南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　遣車亦中從下疏云非其宜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使者公子縶也古者名字相

配顯當作韅

王制　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

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

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天子七廟　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皆據周言也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

執左道以亂政　左道謂邪道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脫屨升堂

月令乃擇元辰　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耤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

曾子問服除而后殷祭　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

歸殯反於君所　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

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春敎干夏敎戈秋敎羽冬敎籥

禮器德產之致也精微　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

郊特牲鬱鬯　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

內則后王命冢宰　后王后也王天子也釋文所引后爲天子之妃疏所引

櫛縰　縰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

夏宜腒鱐　腒雉腊

芝栭　芝水芝也宋刻本作木芝

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　以魚須及文竹爲笏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　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

少儀不畫地　不敢無故畫地

手無容　不弄手也

不翣也　翣扇也雖熱不敢揺扇也

雜記上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謂降服大功者也

素端一　布上素下皮弁服

喪大記君於臣撫之　賤者畧也

父母於子執之　執當心上衣也

婦於舅姑奉之　尊故捧當心上衣也

妻於夫拘之　拘輕於馮重於執也

君卽位於阼　上言卽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于阼階也

君松椁　以松黄腸爲椁

君裏椁虞筐　鄭云虞筐未聞孔云盧有解不錄

仲尼燕居禮猶有九　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

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

也備其百官九也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　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

孔陸二家外凡引盧氏之說亦就所見彙錄

曲禮三十曰壯有室　三十壯盛可以取女周禮媒氏疏

入門而問諱　鄰國之君猶吾君也通典一百四卷

檀弓周人牆　牆載棺車箱也後漢書趙咨傳注

畏厭溺　畏者兵刃所殺通典八十三卷

師吾哭諸寢　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又一百一卷

子游曰其大功乎　子游爲近是也又九十三卷

我未之前聞也曾人則爲之齊衰　未聞有服也齊衰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是以疑也禮家推以爲當在小功以母親極于小功　又

無爲戎首　戎兵也言不舉兵爲行陳之首誅之則善矣　又九十九卷

請謚于君　君衛靈公也　又一百四卷

請所以易其名者　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　又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喪朝夕奠倘生事之虞而卒哭諱新是爲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　又

宰夫　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
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君也小官屬官也
戒令卽所謂拾故而諱新之屬 又
自寢門至于庫門　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
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 又
王制大樂正以告于王　今太常卿如大樂正丞如
小樂正大樂丞如古小胥 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
月令載青旂　有鈴曰旂 又輿服志
以迎春於東郊　東郊八里之郊也南郊七里郊也
中郊五里郊也西郊九里郊北郊六里郊也 魏書劉芳傳

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帝天

也藉耕也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

耜三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

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

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　注續漢書禮儀志

祠于高禖　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

牲請子于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

子故謂之禖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故以為神　又

祈來年于天宗　天宗六宗之神　又祭祀志

角力　如漢家乘之引鬭踢踘之屬也　又儀禮志

命有司大難　所以逐衰而迎新又
曾子問埽地而祭于禰　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
冠而祭之若成之矣通典五十六卷
而后饗冠者　飲賓也又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殤無爲人父之道
宗族庶子但主其喪不爲後也又七十三卷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公族諸侯
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
國人同慮兄弟故繫之甸人又一百一卷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　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

也又
遂設三老五更　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
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注續漢書禮儀志
禮運還相爲宮也　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
者爲宮宮君也隋書音樂志
禮器必先有事于配林　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
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
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注續漢書祭祀志
因名山升中于天　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于
天也又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 謂無屋 又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于社又祀中霤 又

迎長日之至也 夏正在冬至後 南齊書禮志

郊之用辛也 辛之爲言自新潔也 又

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 朝日以立春之日 又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但爲公家諱不得爲私家諱也 通典一百四卷

廟中不諱 不諱新君厭于祖禰也 又

教學臨文不諱 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

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

又

明堂位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　詩靈臺正義

喪服小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　通典八十七卷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　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

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 又一百三卷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謂父

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

追服也 又九十八卷

婦入笄而不爲殤 女年十五笄 又九十一卷

大傳殊徽號 徽章也號所以書之于綴若夏則書

其號爲夏也 又五十五卷

學記此大學之道也 明堂靈臺辟雍大學同實異

名 隋書牛弘傳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

故曰禘舊唐書禮儀志 禘者諦也冊府元龜

大夫立三廟 天子之大夫也通典四十八卷

中庸追王大王王季 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

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綏和文王

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王妣亦同尊其號文七十二卷

師制服議

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經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爲制服以荅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爲制杖同之于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史宣度見風俗通劉焉王朗見三國志其較著者也而應劭嘗譏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于是無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杭子曰甚乎虞之敎人以淺也師者匠成我以進德脩業者也於其死而等諸塗之人在人情爲寡恩在禮制爲闕典淺

教之師暫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術固不可同日語然向者旣有北面之義民生于三而事如一敎不同而倫則同爲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淺敎暫學而豫申廢興悔吝之說澆季末俗將遂有逆師畔敎藉口實於摯虞之議而傳道受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師道自立者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緦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何北山

之喪王晉齋定議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屨

金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絰帶方屨今可仿其意而變

通之元冠絰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

朋友制服議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朞是朋友有心喪而服制無明文喪服傳曰朋友麻康成曰服弔服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浚服心喪朞年者二十四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式爲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泓受應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唐裴佶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權皐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搢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何若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

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荅禮問亦稱同爨緦朋友麻吾以爲特不可以施之今日昵交密友有登堂拜親之敬制服興復古道似爲無害然其末流寖失不肖者將假之以貢媚權門而賢者或因之以結怨流俗則其道不可以久或朋友死於外無親者爲之主儀禮喪服記曰朋友皆在宅邦袒免歸則已此猶可行

爲殤立後議

或有問於余曰三殤之服之從期而降也爲其未躋於成人也未冠未字未昏死而爲之立後可乎曰可記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何謂臣不殤君魯閔公八歲而被弑於時卽位二年儼然朝羣臣涖百姓矣左氏譏躋僖公爲逆祀是則終僖公之世閔公之主祔廟也久矣何謂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事無顯據南北諸儒無異同之論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吾友趙稷有二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肩吾死無後以炳爲兄嗣斬焉衰絰告於廟赴於

族其已事也乾隆歲在已卯光曾十五而殤將取炳以
歸則負亡兄之約而傷寡嫂之心如不以炳爲嗣則稷
之血侑絕余執子不殤父之說以進曰炳長矣需之五
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而昏昏而生子句男也即以後
光曾是肩吾無子而有子稷無子而有孫於情順於禮
合於嗣續之計得善之善者也或曰禮殤不立主祔於
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旣以炳之子後以稷主祭呼其
名可也以炳之子之爲後者主祭呼其名則不可曰雜
記曰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句神也鄭氏曰某甫且
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夫使光曾不殤則必待冠而

字令旣殤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爲之製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跲於詞也禮也或曰如子言光曾雖死猶勿殤也然則稷當何服曰上殤九月中殤七月國制也禮聞子不殤父未聞父不殤子光曾十五而殤稷爲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私情干也亦禮也吾聞光曾有至性寒不敢先衣飢不敢先食事父惟謹讀書攻苦將自振以大其家聲而天不永其年則稷之不幸也雖然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殤不殤有定數焉余爲創立後之議以止稷祝子之痛世有君子其不以余爲無稽也夫

刦質議

刦質之作偁其在曹沬柯之會乎而公羊以爲要盟嗣是項籍嘗獲漢太公太公一庸人耳殺之不足以除疾而歸之足以市恩然分羹之說出於高帝則高帝實爲不孝暨東漢建武九年盜刦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廹盜盜遂殺之自安順巳降政教陵遲刦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光和中太中大夫橋玄就醫里舍卒有三人持杖刦執玄少子入舍登樓就玄求貨司隷校尉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恐并殺其子未欲廹之玄瞋目促令兵進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

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貨開張
奸路詔書下其章建安中呂布遣將詣夏侯惇僞降共
執持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促名兵擊持質者惇得免
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以
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議者曰玄與浩皆是也
然幸而盜所劫者玄之子與夏侯惇耳設不幸劫其親
以爲質將并擊之乎抑不并擊之乎不并擊則毀貨并
擊則棄親少有心者鮮不以爲不并擊爲是然則不顧
質之說此何可以爲萬世法曰不并擊也可要盟可畔
而畔之此公羊之義也或曰與之貨而盜不可擊則奈

何曰吾之立訓蓋恐天下有重貨而遺其親者得親爲重而擊盜其次也非謂盜得吾貨而我必欲擊之之爲快也非然則并擊者國之良法去與浩吾何譏焉

韓詩至唐而亡解

經典釋文序錄云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隋書經籍志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此唐貞觀間說也夾漈鄭氏謂韓詩亡於五代以後果何所據哉張守節論史記注例云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章懷太子注范史用齊魯詩者十之三而用韓詩者十之七李善注文選多用韓詩朱子嘗欲錄出之而未有暇厚齋王氏因之以作詩考故韓詩之存者獨較齊魯尤多然張李之注皆唐開元以前之本繼是以後唐人之經學漸衰其能舉韓詩者鮮矣則其亡

也當在此時夾際不敢斷其亡於唐而詭其辭于五代以後蓋知唐之作者遽覽之而不能盡或有出一說以相引證將恐其言之不足取信故且依違言之亦不敢決言五代而第曰五代以後蓋至于宋而其亡焉必也此夾漈之善藏其短也

國馬公馬解

奉新帥先生按試於越條問國馬公馬入邑之士無有應者乃據舊所聞于師者妄爲之對云春秋外傳楚闕且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韋昭解曰國馬民馬也公馬公之戎馬也趙岐釋孟子兩馬之力卽証此二語而第改其文曰國馬足以行關夫所謂行軍者韋昭以爲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而陳祥道禮書則據司馬法以爲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是馬之數兩說不合而岐又改爲行關孫奭疏之茫無發明意卽班史所稱馬弩關之關乎然而未可以臆解也

公馬掌於周禮馭夫之官註疏既無解釋宋王與之鄭鍔葉時輩亦皆依文約句無有實指公馬爲何馬者唯陳祥道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然則公馬之解究不出于夏官稱賦之賦韋昭以爲兵賦耳

志西漢鹽鐵

食貨志不專言鹽鐵事以詳于地理也大約產鹽者凡三十四處河東郡之安邑太原郡之晉陽南郡之巫鉅鹿郡之堂陽勃海郡之章武千乘郡之千乘北海郡之都昌壽光東萊郡之曲成東牟㡉昌陽當利琅邪郡之海曲計斤長廣會稽郡之海鹽蜀郡之臨邛犍爲郡之南安巴郡之朐忍隴西郡安定郡之三水北地郡之弋居上郡之獨樂龜兹西河郡之富昌朔方郡之沃壄五原郡之成宜雁門郡之樓煩漁陽郡之泉州遼西郡之海陽遼東郡之平郭南海郡之番禺蒼梧郡之高要皆

設鹽官而金城郡之臨羌有鹽池朔方郡之朔方有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㕔門郡之沃陽有鹽澤在東北左馮翊之蓮勺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爲鹵中見宣紀如淳注平當嘗請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產鐵者凡四十七處京兆尹之鄭左馮翊之夏陽右扶風之雍漆宏農郡之宜陽河東郡之安邑皮氏平陽絳太原郡之大陵河內郡之隆慮河南郡之滎陽潁川郡之陽城汝南郡之西平南陽郡之宛廬江郡之皖山陽郡沛郡之沛魏郡之武安常山郡之都鄉涿郡千乘郡之千乘濟南郡之東平陵歷城泰山郡之嬴齊郡之臨淄東

萊郡之東牟琅邪郡東海郡之下邳朐臨淮郡之鹽瀆堂邑漢中郡之沔陽蜀郡之臨邛犍爲郡之武陽南安隴西郡漁陽郡之漁陽右北平郡之夕陽遼東郡之平郭中山國之北平膠東國之郁秩城陽國之莒東平國魯國之魯楚國之彭城廣陵國皆設鐵官而丹陽郡有銅官越巂郡邛都南山益州郡來唯從陞山皆出銅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而漢所產之地止此然則桑孔之所搴權猶未爲盡利矣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說辨

重卦不始文王說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言每卦八別者重之數京房曰神農重乎八純鄭康成以爲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魏易博士淳于俊襲其說而司馬貞史記索隱因之劉安以爲伏羲爲之六十四變魏王弼吳虞翻襲其說而孔穎達作正義陸德明作釋文陸希聲作易傳因之薛貞注歸藏云神農氏既

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伏羲八卦此演康成之說也朱震漢上易傳云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此演王弼等之說也今以大傳十三卦言之則重卦之始實始包犧包犧氏取諸離黃帝堯舜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無論巳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非重卦乎連山之有重也徵諸魯穆姜矣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劉炫倂周禮以爲是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可例斷

也歸藏之有亟也徵于坤啟筮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徵于節卦有殷王其國常毋谷目之文若左氏內傳所載春秋參用三易三法並卜故有三占從二之說其班班顯言者不一而足但不能明別其孰爲連山孰爲歸藏而要之非周易則確然可信成季之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泰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其繇辭之不同如此邵伯溫述先君之說曰上世聖人皆有易

作用不同其道一也鄭鍔曰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羅泌曰尙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以愚度之周人若非參占三易連山歸藏何以掌於太卜連山歸藏若無重卦周人何以用爲參占故謂重卦始于文王此直司馬遷揚雄之臆解惜乎易祓林千之吳澄諸人知闢之而不能暢其旨也李嘉會曰文王所重蓋繇辭耳若乾卦曰元亨利貞是也至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彼蓋見連山爲夏后氏之易而不知其因於伏羲也歟

牛耕說

以牛耕於經無所證周禮大司徒言任地者備矣獨勿及是是牛不常耕也鄭康成前聞博古即其前後所解於茲事亦確無定見注閭師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賈疏六畜惟牛可爲農事注里宰云以歲時合耦於耡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據此二言則似六典未設以前已有牛耕之事至注考工記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叅古之耦賈公彥申之云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據此則是古無牛耕牛耕始於漢也漢平都令光教趙過以人輓犂始見於班書食貨志後遂以

爲牛耕之璧始宋之學者多不信之浚儀王氏引山海經謂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夫山經出於伯翳與后稷並時焉知其孫叔均之事乎此爲後人所竄入可知乎圜周氏據賈誼劉向以爲飽牛而耕出于鄒穆公之語水心葉氏以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耕於牛何取夫新書新序掇拾舊聞皆出於秦火之後異人爲說不可爲據孔子弟子之有字所據非史遷之列傳即文翁之學堂圖而家語一書又出於王肅之增加皆不得謂孔氏之遺言若以爲春秋之世已有行之者當時計功言利之臣齊若管仲越若計然凡所以

富强之術講之靡不析用之靡不盡奚獨此天地自然之利顧反忽而不察乎即至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錐刀競而耕犁之利未開非心計疎也當時徵發繁興人車牛犂悉以供戰鬬之用其所以不得兼者勢也杜元凱上疏云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其言似有可聽而實則廓然一無所據夫預固癖於左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三傳之文炳若日月而未有及于此可以證春秋無牛耕之制矣余以爲牛耕之制葢自秦始創之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其明證也故呂不韋作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晩亦因其國之

所利言之也當時六國艷其利遊說之徒轉相傳說故太史公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夫牽牛本於星經星經本於甘石甘石之徒生於戰國耕植種萬物之云非因秦之制乎若趙過之以人輓犂則漢世遂以爲常法王莽傳假貸犂牛種食而非其所特創者歟

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曰九眞廬江不知牛耕任延王景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燉煌不曉作耬犂及種人牛皇甫隆乃教作耬犂與遂爲渤海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顏裴爲京兆課民無牛者令畜猪投貴時賣以買牛

說緯

緯讖起於哀平之際而新莽用之以竊漢祚中興之後光武好之尤篤多以決定嫌疑公卿擢用皆據讖文又命薛漢朱浮等校定之中元元年竟令宣布天下顯宗肅宗因相祖述于是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中丞之官掌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至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斂其要者以從于是乎赤伏符之數既盡而內學之流衍不與銅人鐘簴而俱亡吁其可怪惑也已秀水朱氏向有說緯一篇多引洪适隸釋及後世碑刻于范氏若不屑覼縷道即謝承書及魚豢張勃陳壽葛

洪諸家所志亦有脫漏者予因述而補之其見于謝承書者于李固則稱明于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于徐穉則稱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于王輔則稱傳授神契于趙典則稱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朱氏但言姚浚姜肱亦已疎矣其見于范史者于李守則云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李通父見通傳于穰人蔡少公則云頗學圖讖見鄧晨傳范贊所謂李鄧豪贍舍家從讖也于薛漢則云善說災異讖緯于郅惲則云惲據經讖于蘇竟翟酺則云善圖緯于沛獻王輔則云善說圖讖于鄭元則云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于申屠蟠則云博貫五經兼明圖緯

于劉瑜則云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于謝夷吾則稱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于郭鳳則云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于廖扶則云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于公沙穆則云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于樊英則云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于韓說則云尤善圖緯之學于法真則云博通內外圖典蜀志引三輔決錄注亦稱真少通五經兼通讖緯當時以此爲家學世相授受楊春卿善圖讖學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秘記臨命戒子統修之統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子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同郡任安董扶皆從之學究極其術益部耆舊傳亦云董扶事博士楊厚究極圖讖劉瑜特詔名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子琬傳其學明占候能著災異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李郃善河洛風星而子固傳之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而鄭元宗之魏朗則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兼洞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其淵源如此故樊儵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曹褒受命撰次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其左氏與讖合者光武寫其傳詁藏之秘書見于章奏則張

純奏建辟雍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賈逵論歷引考靈曜命歷序曹充議封禪引河圖括地象尚書璇璣鈐郎顗條便宜據易內傳注言稽覽圖詩汎歷樞楊賜對祥異禍福所在亦引稽覽圖中孚經及春秋演孔圖謝弼上封事引援神契周舉陳災異引易傳注言稽覽圖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歷有著述者則若景鸞兼受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名爲交集翟酺著援神契鉤命解詁十二篇而鄭元宋均皆注七緯元注二禮雜用易說孝經說皆緯也則自東漢之世朝廷之制作家庭之講習學校之師承著撰之敷證莫不以此

爲圭臬者惟桓譚以爲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且以極言讖之非經獲罪而尹敏亦言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人張衡亦言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荀爽嘗作辨讖之數人者在范史中固皦皦乎超絕倫類矣若夫張臻學兼內外區界吟咏內書石德林篤好內事徵和兼善內術譙周兼及圖緯王遠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科禁內學而吉茂匿不送官蓋至三國之時其風未息當塗典午之文確然可徵至使人君不修人事而崇信推步其于聖人不語怪之旨即欲不謂之不顯然相畔而不可

得也

賈說貽朱林表

四民有常職農以勞工以規矩士以詩書道德賈曰懋遷有無而便讙皎厲者實囊槖於是焉作苦非所耐手藝又薄而不爲易爲者盍莫如士歟而飢寒之患施由士始於是津津乎俗惟賈之騖矣吾以爲爲賈良難人固有士名而賈行者矣未見有賈名而士行者也信義廉讓之風行乎庠序習焉安其故常施乎闤闠之內則憒憒焉而疑訾乎反面而大笑之無他投以所不習也是故賈與賈之樹顧頫精心計相傾軋而未已令虞舜就時而不能化也士風其間至則靡耳何利之能爲吾

友朱君林表孝于親信於友脛脛焉非力不食藥歲而長飢習闘賈之利將趨而從之吾恐其有賈名而無賈行作賈說貽焉

醫三世說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康成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世孔安國序尙書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杜子春注周禮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王砅以三墳爲言道子春以連山歸藏爲言易而未有及於醫者神農嘗百藥著本草經而管呂鼂錯所引神農之敎亦無有及於醫者唯王氏注內經於陰陽應象大論引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內經於至眞要大論引神農曰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相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二臣九佐使也農之言惟

此而已伏羲無一言傳於世內經中言上古疑指伏羲言中古疑指神農則伏羲爲一世神農爲二世也著至教論雷公曰上通神農著至教擬於二皇二皇謂羲農此在黃帝之世祖述羲農之明證也間嘗論之凡爲醫者其術必有所授而其言必有可徵何謂術有所授在自得師六節藏象論帝間何謂氣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移精變氣論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注引八素經序云天師對黃帝曰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三世矣刺法論岐伯曰臣聞夫子言注夫子者祖師僦貸季夫曰三世則在伏羲之世爲私淑諸人曰聞

則相傳有此語而誦而聞之非親受業也靈樞經黃帝言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岐伯言先師之所口傳曰心藏曰口傳似曾受業而藏之而傳之矣不知此先師別是一人而得僦貸季之傳者耶若是僦貸季則爲祖師岐伯不得受業也而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如是何謂言有所徵靈樞帝問岐伯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是岐伯學之熟也二皇所遺經論至多黃帝之世具在有曰上經其言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氣交變大論引之有曰下

經其言曰胃不和則臥不安評熱論引之又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肉痿者得之濕地也骨痿者生於大熱也痿論引之又有經論中陰陽類論引之注以爲上古經之中也瘧論岐伯曰經言無制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又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曰其衰也事必大昌此又泛言經不知其在上在下在中也又有占候靈文名太始天元冊文伏羲之時巳鐫諸玉版神農之世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其言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

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鬼臾區述之見天元紀大論又曰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已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岐伯述之見五運行大論又曰天符天符黃帝述之見六微旨大論篇九鍼九篇岐伯廣之爲八十一篇見於離合眞邪論篇又有刺法王砅注今經亡評熱論云在刺法中腹中論篇亦引刺法奇病論引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㽷又云數謀慮不決故膽虛而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陰陽十二官相使又刺

法中之篇名也又有脈法五運行大論引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經脈別論注亦引三世脈法又有脈要其言曰春不沈夏不弦秋不數冬不濇是謂四塞登要大論引之又脈解上下篇雷公之所習也又有陰陽傳見著至教論又有熱論其言曰汗出而脈尙躁者死評熱病論引之又有本論其言曰大經空虛發爲脈痺傳爲脈痿痿論引之又有從容其言曰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著至教論引之病能論曰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卧論在奇恆陰陽中注以爲奇恆陰陽上古經論篇名世本闕方盛衰論曰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

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注以爲今之病能論曰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而所謂大要者上古經法也岐伯引之獨多五常政大論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六元正紀大論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至眞要大論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注奇謂古之單方偶謂古之複方又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又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

其始可知又曰少陽之生先甘後鹹陽明之生先辛後酸太陽之生先鹹後苦厥陰之生先酸後辛少陰之生先甘後鹹太陰之生先苦後甘又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靈樞九鍼十二原亦引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軒岐之世二皇之經論具在帝雖生而神靈岐伯雖審察於物而心生未嘗師心自用也於脈則徵之脈法徵之脈要於鍼則徵之九鍼之刺法於瘦則徵之本論於奇病則徵之奇恒於占候則徵之天元玉册於凡病則徵之上經下經以及

從容大要故能扳二皇而三之躋一世於仁壽者乎宋史崧之序靈樞曰爲醫者在讀醫書盡有讀而不能爲醫者矣未有不讀而能爲醫者也今之爲醫者吾惑焉目不見靈素之書耳不聞鵲跗之論設爲大言曰讀書不如臨症夫症則今未嘗異於古也書皆備言之彼其資性庸下讀之而亦不解解之而亦難明自便其空疎而以藥試人以人試技其不至於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希矣醫不三世豈爲三世爲醫者設哉余嘗標舉斯語疾首蹙額而告之目䀮䀮然唇臨臨然意姸姸然而彼猶不受也作三世醫說以俟能讀醫書者證焉

西漢立四經博士辨

前書儒林傳贊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學者遂以爲四經果嘗立於學官吾以爲此未可以據也一徵之於諸帝之紀武帝之立五經博士也於建元五年書之宣帝之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也於甘露三年書之終平帝本紀校學置經師庠序置孝經師皆大書特書何有此四經既已得立誠爲經學興廢之一大關而顧簡畧不一書者且劉歆之議既詘於哀帝之世及王莽秉政歆爲國師爲其所得爲一旦舉而修復之莽所僭竊莫不依託聖籍以二

百年來所未建立之絕學今且昌明於學官安有不明詔四方以稱侈其鴻業者竟默默以息乎其在莽傳元始元年益博士員經各五人言五經各益五人也未有爲四經別立博士之語又云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逸禮古書毛詩在博士之外可知一徵之藝文志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又云詩齊魯韓三家又云春秋公羊穀梁二家而傳乃稱王莽時諸學皆立與志實相牴牾夫志即本之歆所輯之七畧也此四經者旣已立博士矣歆輯

七畧時不一昌言之耶歆得身際其盛不之一言乃待傳聞者而始表章耶則信傳不如信志明矣卽以傳言之毛詩第言本之徐敖敖固兼傳左氏者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爲博士之官班史百官表不詳稱莽所改置度亦如莽爲太子置六經祭酒講易講書講詩講春秋講禮講樂之屬卽以俠爲博士不復可通迨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果使四經皆已立於平帝之世但當因仍舊貫何爲祇立十四博士卽如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以重違衆議封卒因不復補而古文尙書毛詩諸儒究未嘗一請建立惟後書

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劉貢父吳南英皆未加糾正亭林顧氏始以毛字爲衍沈約宋書百官志亦引此無毛字歷引本紀百官志賈逵傳及徐防傳注以證之而其誤乃昭若發矇至肅宗建初八年始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而安帝建光三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舉一人悉除議郎盧植亦謂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說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遂終漢世迄未得立則前書所謂皆得立者不應至中興而

反見黜也卽使黜之諸儒白虎議奏亦當滋異同之論如陳元范升之辨左氏者何爲不一齒及也勾甬全君謝山以爲魏邯鄲淳等寫補石經毛詩與魯詩並列斷爲博士立於是時考之魏志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盡光武十四博士祇有公羊嚴顏二家穀梁之罷至此始置故魏志於本紀特書之若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使果立於平帝罷於光武又復於黃初亦當鄭重申明之不宜獨於穀梁顯著也卽魏時雖刻石經不過誇筆迹之妙亦非眞能崇尙經術者魏畧樂詳傳稱博士十有餘人學多褊狹設諸

經皆立博士不致荒陋見譏若此以晉書證之武帝置博士十九人荀崧以爲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顔尹之徒章句傳注崧所稱者有賈有鄭有服孔則四經並得立矣曁元帝簡省博士爲九人而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左傳杜氏服氏皆在焉益以徵爲泰始間之所置無疑而五代史志所謂一字石經毛詩者安知不出於裴頠之所寫乎謝山深於經者也更長於持辨作毛詩初立學官考爲有佽助於予所著石經考異者鄙意所未盡作此辨以質之

魏收作史不避諱辨

甚哉齊氏之重家諱也法曹辛子炎諮事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孝昭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其見於李百藥之史者如此魏收躬領史職執筆記奉諱惡宜當少有避忌以余徧觀後魏一代之文蓋於齊氏固未嘗有所諱矣樹於神武爲皇考而史有鄴王元樹附咸陽王禧傳宜陽公伏樹王建曾孫樹有蕭衍光州刺史郝樹有南安人麗樹齊州平原民劉樹而沮渠安周有兄子樹高車酋帥有樹者蠕蠕有樹什伐鮮卑禿髮有樹機能又宗欽賜爵爲卧樹男

而樹洛干氏後改爲樹氏謚於神武爲皇祖而史有趙郡王幹子謚有董謚附崔元伯傳有李謚有楊謚而趙修父亦名謚趙彥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而史有宋隱夫署之爲樹以誤讀而猶欲予杖矧其臨文而不知避之當時訟收者若盧斐李庶等未聞以此而入其過豈其嚴于稱謂而獨寬於秉筆耶抑吾細而迹其實收史固然然其時諸臣亦有不盡諱者神武高祖名泰故宇文恒稱黑闥竇泰以勳戚居藩若依魏臨淮王彧例亦當啟求改名見北史太武五王列傳而泰固未之及矣夫豈獨泰高氏屬籍不多命名每多相犯有將軍湖弟恒於神

武爲曾叔祖而幼主名恒恒元孫紹於神武爲族姪而文襄之漁陽文宣之四王皆以紹名則收之不諱其有見乎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辨

簡文此記咸淳臨安志及成化萬歷杭府兩志及白珩靈隱寺志均所不載孫治字台遂謂侯景立帝在太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幸西州者再又明年幽帝永福省大憝在側尚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疑爲晉簡文帝而非梁愚以爲治特未之考也簡文屢叅御講般若涅槃諸經叅迎佛像從舍利入殿禮拜并侍皇太子元圃園講頌在藩時作唱導發願諸文從幸同泰光宅等寺蒙華林園戒預懺直疏各有詩紀事高祖賞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又賚

錢二十萬白檀蘇陸機香各十斤使充法會又使主書陳僧聰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搶露槃又使呂文強賚柏刹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又使監作舍人王景明材官將軍沈徽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帝皆有敕申謝帝亦以錢一百萬奉阿育王寺并為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當時藩獻若湘東王廣信侯比邱若正教慧琰皆手書尉問宏闡宗風所謂論辨青豆之房遺惑赤華之舍者殆無虛日石像之記雖不見於集中舊乘指為帝作必非無據治以為晉簡文帝舊為會稽王與支道林往返賜田賜像或有其事此直

臆度揣測之辭錢唐無會稽王之跡靈隱非支道林所
棲舍確有証佐之梁簡文而從漫無影響之晉簡文是
何饒舌也治又以晉簡文帝未嘗爲文章尤誤七錄有
帝集五卷錄一卷

名將晩繆論辨

趙子誠夫撰名將晩繆論蓋用容齋洪氏之語其闕壯繆吾不忍議王思政不足議慕容紹宗有天數非其用兵之罪不當議於吳明徹誠夫襲庾子山之誄論之特詳而許之太過不能無釋然焉方明徹之平華皎獲王琳百戰百勝之勇於名將爲無媿矣呂梁一蹶乃因王軌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斷其船路夫軌之策固魏時崔延伯破梁趙祖悅硤石之故智梁之與陳時代匪甚遥也硤石之與淮口地形匪甚遠也車輪横截兵法匪甚殊也此雖一庸人處之

猶將鑒前車以料敵不謂喪師殞命竟自明徹當之嗚呼晚繆之說不亦宜乎